



74
6640
45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僕總督蘇蘇御桐城方觀承同訂

古禮一百十七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昌曾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參校

祭先聖先師

蕙田案古者立學必祭先聖先師所以報本反始崇德而勸學也其禮有三曰釋奠曰釋幣曰釋菜釋幣告祭用之禮不常行常行之禮釋奠釋菜而已宋歐陽子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此可見釋奠禮重而釋菜禮輕矣自釋菜之禮亡於唐宋間學官所舉惟略存釋奠之儀耳古者四時常祭止及先師惟始立學



木下中也
1991.4
寄贈

及釁器告祭等乃及先聖說者謂先師親而不尊不嫌於數先聖尊而不親不嫌於疏故也後世之祭則每以先師配先聖而祭則俱祭矣至先聖先師之稱攷之經傳未嘗舉其人以實之其先聖則長樂劉氏謂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膠以文王也其先師則康成所謂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也此恐亦臆度之詞而未必然也漢魏以還或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或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誠如長孫無忌所云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尼周公迭爲先聖者至貞觀時始欲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雖一變於永徽而旋復於顯慶自

此而後千年莫改而封爵之崇謚號之美邊豆之加登歌之盛冕旒之數代增世益至於用天子之禮樂而後稱其德焉蓋名曰釋奠而祭儀實與大祀埒矣至嘉靖間又於文華殿有聖師之祭此則於學校之外重出者也今取學宮之祭與周禮所云死爲樂祖祭於瞽宗之義合者俱入此門而封謚器數之遞加配食崇祀之增損各詳載始末以備參考若夫闕里之尊崇褒成之奉祠雖亦出於崇儒尊聖之盛心而無關於東序虞庠之秩節別爲一卷以附其後云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

祭於瞽宗

注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

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上庠則學禮樂在瞽宗祭禮先師亦在東序以誦弦為正文

禮記祭義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禮記祭義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注西學周小

蕙田案先賢兼先聖先師在內

右統論祀先聖先師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注官謂

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於其學也以大司

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亦

魏氏了翁曰傳者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

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

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

陳氏祥道曰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故四時釋

祭先聖先師

三

劉氏彝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為先聖夏學則以禹為先聖殷學則以湯為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為先聖各取其善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

欽定禮記義疏鄭於先師惟以漢人為比於先聖言周公若孔子於下有國故言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所謂先聖先師大約係能教之人未必是帝王且地異而時不同未必定某為先聖某為先師如劉氏說也記曰祀先賢於西學賢者師與聖之統名其祀之總在西學又未必五學各有一先聖數先師也唐初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後從房喬議改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至明嘉靖改孔子為至聖先師而先聖先師合為一矣至三皇五帝唐元宗嘗立廟京師元成宗立三皇廟於府州縣嘉靖間於文華殿奉皇師伏羲神農軒轅帝師堯舜王

師禹湯文武皆南向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東西向則先聖先師之號又分然而孔子之祀自國學以及天下州縣皆行而聖師惟春秋開講親行釋奠禮用羹酒果脯束帛而已其輕重迥不侔也

及行事必以幣疏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按禮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三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遙合祭耳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於鄰國合也故云有國故則否

陳氏祥道曰必有合合舞與聲有國故則否與國有大故去樂意同

朱子曰以下文攷之有合當為合樂國故當為喪紀凶札之類

蕙田案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故曰必有合當以朱子陳氏說為長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頌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疏凡者非一之詞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

陳氏祥道曰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誤矣

葉氏夢得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重道合樂以教崇德養老以教致孝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

注早味爽擊鼓以召眾也疏大猶初也昕猶明也徵猶召也凡物以初為大以末為小必知早味爽者以云眾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晚矣

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注與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疏天子既至乃命遣有司行此釋奠之事有司詩書禮樂之教官也註云舉常禮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為彼學

聖先師也有司卒事反命

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在泮獻馘疏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註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註云禮樂之器成則敷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註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

詩魯頌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訊馘告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獻馘也何氏精曰魯有四代之學先代之學尊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司馬光云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陳祥道云諸侯視學之禮蓋有同於天子魯侯展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示錫難老此養老也在泮獻馘此以訊馘告也

陳氏禮書奠者陳而奠之也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

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

賈公彥曰奠之為言停饌具而已

歸至於禴薦脯醢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饋食奠解於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反行舍奠甸祝舍奠於祖廟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為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夏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

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於廟宜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會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酒陳席於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也聘賓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於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

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為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右釋奠

禮記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與當為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費之又不舞不授器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

然後釋菜注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乃退償於東序注言乃退謂得獻無介語可也注言乃退謂得

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償賓於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晉宗也注謂得

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為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釋菜虞辛既畢乃從虞庠而退償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語如此

幣則無菜用幣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祇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按四時釋奠不

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

立學既釁器用幣釋菜亦及先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重於四時常奠也

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

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

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惟一也則此釁器用幣是也從釁器以來

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諸侯惟立時王之學何得云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

之東序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序於虞序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償於東序明釋菜在虞庠

欽定禮記義疏用幣或君親之或有司為之釋菜則學子之事考祭則有尸有牲有幣有樂釋奠則無尸釋

幣併無牲釋菜併無幣然脯醢之屬未嘗無也然不言脯祭而曰釋菜者或取其新且潔與

周禮春官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注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舍即

釋也采讀為萊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萊蘋蘩之屬注釋菜禮輕故不及先

聖也其先師者鄭註文王世子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

生知萊是蘋蘩之屬者詩有采蘋采蘩皆菜注春使之學秋

名言之屬者周禮又有芹苴之等亦菜名也秋頒學合聲注春使之學秋

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注春使之學秋

黃氏曰樂師教舞於羽于旄皇人未嘗合也大胥春始入學合而教之

鄭氏鐸日月令春入學合舞秋入學習吹學無二義皆學宮也蓋周家建五學

其中謂之辟雍水南曰成均水北曰上庠水東曰東序水西曰瞽宗春令學士

始入學所入者辟雍也總處於此以觀其能至秋則所觀者已久知其所宜矣

於是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學書者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

序宜學語者處之成均非惟不分學字以為二義又合周家立學之制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祭先聖先師 七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注為仲春將釋菜仲春之

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

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疏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釋菜於先師以禮之

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大合樂註春

舞併季春合樂皆在太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註

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文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

胥云舍菜合舞舍即是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天子乃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注順時達物也

陳氏補曰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高氏誘曰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此之謂也

欽定禮記義疏鄭注菜如字高氏則菜為采高氏蓋依

呂氏本也然儀禮只有釋幣而無釋采之文高以釋

采即釋幣是屈儀禮以從呂也惟是月令原本呂氏

說故尚可存之若謂他經釋菜皆可作采亦竝為釋

幣之說則未可信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注皮弁天子之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

之屬疏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

先師以蘋藻之菜也崔氏云著皮弁祭菜疏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

熊氏以註禮先聖先師之義解經謂始立學也若學士春始入學惟得祭

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皇氏謂春時學士始入學恐非

陳氏補曰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亦有司衣皮弁

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

吳氏澄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

服行釋菜禮蓋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元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

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呂氏大臨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多品

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仲

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立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

既興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云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陳氏禮書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皮弁祭

菜示敬也

菜示敬道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儻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然則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大胥舍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廟見而已哉昏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昏禮奠菜蓋用葶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葶萱故有是說也菜之爲摯則菜而已采蘋

孝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毛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右釋菜

後漢書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

右漢

三國魏志齊王紀正始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五年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 七年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右三國

晉書禮志禮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

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
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
竝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邱氏濬曰按此以顏子配享之始亦漢以來釋奠之
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
太學

武帝泰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成帝本紀咸康元年二月甲子帝親釋奠
穆帝本紀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王申親釋奠於中
堂

孝武帝本紀寧康三年九月帝講孝經冬十二月癸巳
帝釋奠於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

禮志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

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
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竝親釋奠以
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
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
孝經通竝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竝權以中堂為太學
宋書禮志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於
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晉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
懷太子講經竟竝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
庶子進爵於顏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
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
太學於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
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八
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講孝經通釋奠國子學如晉故事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預

南齊書世祖本紀永明三年冬十月壬戌詔曰皇太子長懋講畢當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觀禮

禮志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創立堂宇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

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

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

陸納車允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宜備

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

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宏教推以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儻六

份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懸之樂六份之儻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

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邱氏濬曰按釋奠用六份軒懸之樂始此

隋書禮儀志梁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以為釋奠仍會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褱樂用

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

凡爲人子升降不由阼階案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吏部郎徐勉議鄭元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竝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陛又檢東宮元會儀注太子升崇政殿不欲東西階責東宮典儀列云太子元會升自西階此則相承爲謬請自今東宮大公事太子升崇政殿竝由阼階其預會賓客依舊西階

梁元帝釋奠祭孔子文粵若宗師猗歎乃聖惟岳降神惟天所命上善如水至人若鏡

祭顏子文欽哉體一亞彼至人乍分介石時知落鱗

不先稱寶席上爲珍致虛守靜曲巷安貧欽風味道其德有鄰

陸倕釋奠祭孔子文於惟上德是曰聖真克明克峻知化窮神研幾善誘藏用顯仁利同道濟成俗教民道尊功倍德溥化光離經辨志濟濟洋洋

陳書杜之偉傳中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尙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

陳書宣帝本紀太建三年秋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二傅祭酒以下賚帛各有差

後主本紀至德三年十一月己未詔曰宣尼誕膺上哲禮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竝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

湮微靈寢忘處鞠為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愜
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筭開
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
惟新芳繁潔潦以時饗奠十二月辛卯皇太子出太學
講孝經戊戌講畢辛丑釋奠於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
會宴王公卿士

右宋齊梁陳

北魏書太祖本紀天興四年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
舞釋菜於先聖先師

世祖本紀始光三年二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
淵配

肅宗本紀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
為本尊師崇道茲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

顏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宮簡性擇
吉備禮

正光二年二月癸亥車駕幸國子學講孝經三月庚午
帝幸國子學祀孔子以顏淵配

隋書禮儀志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
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二人擲句二人錄義六人奉經

二人講之旦皇帝服通天冠元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
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宮講畢以一
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
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阼即坐宴畢還宮皇太子
每通一經亦釋奠乘石山安車三師乘車在前三少從
後而至學焉

後齊制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

行其禮每月且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
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
顏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記之爲一負兩霑服則止學生
每十日給假皆以景日放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
博士以下亦每月朝云

文獻通考張憑議曰不拜顏子者按學堂舊有聖賢
之象既備禮盡敬奉尼父以爲師而未詳顏子拜揖
之儀臣以聖者君道也師者賢臣道也若乃堯舜禹
於君位則稷契與我並爲臣矣師元風於洙泗則顏
子吾同門也夫大賢恭已既揖讓於君德回也如愚
豈越分於人師哉是以王聖佐賢而君臣之義著拜
孔揖顏而師資之分同矣
邱氏濬曰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今制有朔望行

香之禮此其權輿歟

周書武帝本紀天和元年秋七月壬午詔諸胄子入學
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卽爲恆

式
宣帝本紀大象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
禮

右北魏北齊北周

隋書禮儀志隋制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
先聖先師每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郡學則以春秋仲
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學生皆乙
日試書景日給假焉

隋牛宏先聖先師歌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
五典留篇開鑿理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弦

芳塵載仰祀典無愆

右隋

舊唐書高祖紀武德二年六月戊寅令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

闕里志武德二年詔曰大德必祀義存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且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啟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粵若宣尼天姿睿哲四科之數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斁惟茲二聖道濟生人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七年二月丁巳釋奠於國學

冊府元龜武德七年二月詔曰釋奠之禮致敬先師鼓篋之義以明遜志比多闕略更宜詳備仲春釋奠朕將

親覽所司具為條式以時宣下是月丁巳帝幸國子監親臨釋奠

唐書禮樂志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

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
蕙田案前此之祭先聖先師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其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至此始有明文然則自三國以來其以周公為先聖者或偶一為之故不恆見歟

舊唐書禮儀志武德七年二月丁酉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有學者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乃罷蕙田案孔子云道不同不相為謀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又曰能言距

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是故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今也不惟不能距之闢之故之反引佛老二氏與吾徒相辨論烏覩所謂崇儒尊聖者乎高祖於是乎失禮矣

唐書禮樂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爲先聖顏回爲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

文獻通考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等建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詔從之

玉海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式稽舊典以仲尼爲先聖顏子爲先師俎豆干戚之容始備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子廟於故宅闕干餘載未嘗出闕里漢儒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爲誰自戴記之外無聞迨魏齊王晉武帝釋奠於學雖昉見簡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廟周孔於胄監至貞觀定孔子爲先聖而黜周公牲牢祭幣日增月益

邱氏濬曰案至是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蕙田案邱氏之說似矣而猶未核也觀長孫無忌等奏云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

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則知六朝以還皆以孔子爲先聖矣特一改其制於武德而旋復於貞觀再改其制於永徽而再復於顯慶耳夫云定者一成而不變之詞也乃貞觀之制行之未久至高宗永徽間而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矣何定之有迨至顯慶一復其規夫而後孔子之爲先聖歷千餘年而不變耳故謂定制於高宗顯慶之時則可謂定制於太宗貞觀之初則不可

唐書禮樂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

蕙田案此州縣立孔廟之始

太宗本紀貞觀十四年二月丁丑觀釋奠於國學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二月丁丑太宗幸國子學

親觀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唐書儒學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淳師老德以爲學官又數臨幸國子學觀釋菜廣博舍二千百區益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登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竝遣子弟入學鼓箏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一年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於太學

禮樂志皇太子釋奠自爲初獻以祭酒張後允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宏智終獻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十一年詔曰左正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

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
賈逵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
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
博士為主敬宗等又奏曰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
釋奠於其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
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學行
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
學命有司興秩卽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
檢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
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樽俎威儀
蓋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况凡在小祀猶皆遣使
行禮釋奠既進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令
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

國子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
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既無品秩請
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有闕竝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
請各刺史縣令親獻主祭望準祭社同給明衣修附禮
令以為永則

邱氏濬曰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
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音樂志皇太子親釋奠樂章五首

迎神用承和亦曰宣和 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
歌載陟爰釋其菜匪馨於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皇太子行用承和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
重輪視膳寢門遵要道高闕崇賢引正人
登歌奠幣用肅和 粵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

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贄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迎俎用雍和 堂獻瑤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

其變肅肅親享雍雍執奠明德惟馨蘋蘩可薦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集集龜開昭聖列龍

蹲鳳跄肅神儀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武舞用凱安 詞同冬 至國丘 送神用承和 詞同 迎神

又享孔廟樂章二首 太樂舊有此 詞不詳所起
迎神 通吳表聖問老探貞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

齡規法萬載祠禮潔誠以祭奏樂迎神
送神 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州如觀里

校覃福胄筵承祐雅樂清音送神其奏
唐書禮樂志永徽中復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

回左丘明以降皆從祀

舊唐書禮儀志高宗顯慶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

等議依今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又禮記云始立學

釋奠於先聖鄭元注云若周公孔子也且周公踐極功

比帝王請配成王以孔子為先聖

文獻通考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案新禮孔

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

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

學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

顏回丘明竝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

先師鄭元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

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孔子為先聖加眾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唐書高宗本紀總章元年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國學四月乙卯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冊府元龜總章元年三月詔曰皇太子宏近因釋菜齒胄上庠祗事先師馳心近侍仰崇山而景行眷曩哲以勤懷顯顏曾之特高揚仁義之雙美請申褒贈載甄芳烈朕嘉其進德冀以思齊訓誘之方莫斯為尚顏回可贈太子少師曾參可贈太子少保

邱氏濬曰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

蕙田案曾子配享乃在睿宗太極元年非高宗時也

唐書禮樂志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唐書睿宗本紀景雲二年八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國

學

舊唐書劉子元傳元宗在東宮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元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案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

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鞮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佩行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僮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絺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祕閣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閒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

三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三
屬者閣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歸人有著帷帽者夫
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官
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
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
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
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
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
未及擢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
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
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

唐書睿宗本紀太極元年至是年八月元宗即位追改為先天元年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於國學

禮樂志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

太保皆配享

元宗本紀開元七年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齒冑賜陪位官及學生帛

禮樂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冑於學謁先聖詔宋璟亞獻蘇頌終獻臨享天子思齒冑義乃詔三獻皆用冑子祀先聖如釋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篇

文獻通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子監廟堂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顏子今其像見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况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竝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

升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
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
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
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
夫子望準二十二賢從享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爲坐
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
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
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
贊題其壁焉

蕙田案新唐書睿宗時曾子已配享矣觀通

考載開元八年之奏新唐書似誤

馬氏端臨曰自禮記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
釋先師以爲如樂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

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者
本鄭氏注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至賈逵二十
二人爲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
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
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而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
可以繼先聖今捨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
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焉左丘明公羊
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
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
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
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讖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
學矣又況戴聖馬融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
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弟弟子除顏淵之外

反不得預李元瓘雖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
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露享祀蓋拘於康
成之注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道之傳也

蕙田案馬氏此論已爲嘉靖間人張本要之
是二十二人者雖不盡純然保殘守缺使先
聖微言得以不絕之數子之功未始不鉅君
子之於人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

宗元案經以載道傳經卽以傳道原不容分
然自顏曾思孟而下已多不能兼之直至宋
五子而始合耳二十二人又何能及此然抱
殘守缺使遺經不至於遂亡則二十二人不
爲無功錄功則當棄過從祀焉可也配食焉
則過矣

邱氏濬曰案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
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
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
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
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
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
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
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德之
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
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
像不土繪祀以神主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
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
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

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以搏土爲之事之以爲聖賢一旦毀之以爲泥滓似乎不恭竊觀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爲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其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遵聖祖

之制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我聖祖有大功於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

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十一年春秋二時釋奠諸州宜依舊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十九年正月春秋二時社及釋奠天下州縣等停牲牢惟用酒脯永爲常式

開元禮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

國學釋奠仲春秋釋奠於齊太公廟並附

齋戒

皇太子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及室內俱西向又張帷於前楹下殿若無室張帷爲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晝漏上水一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閣外通事舍人引宮臣文武七品以上

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佩俱詣閣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太子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以出侍衛如常皇太子即座西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俯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典謁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一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其無本司者皆於享所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享羣官監官學官學生等各於本司及學館俱清齋一宿並如別儀國學及齊太公廟將享館司先申享

陳設

前享三日典設郎設皇太子便次於廟東西向又設便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守宮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

次之後文左武右設諸次享官於齋坊之內從享之官於廟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國學設獻官以下次於齋坊太公儀同國學前享二日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廟庭東方西方磬虞起北鐘虞次之北方磬虞起西鐘虞次之設三鏞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路鼓於北懸之間道之左右植建鼓於三隅置柷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廟堂之上前楹間北向磬虞在西鐘虞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堂下階間重行北向相對為首凡懸皆展而懸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右校埽除內外又為瘞坎於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陞自設軒懸以下國學太公儀並同前享一日奉禮設皇太子位於東陞東南南向國學設三獻位於東門之內道北執事則近南西北上太公儀同國學又設望瘞位於廟堂東北當埋坎西向望瘞與國學同太公儀並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皇太子東南執事者各位於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國學無亞獻以

五禮要卷第七

祭先聖先師

三

下儀太公並同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
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
奉禮贊者位於埋坎東北南面東上設協律郎位於廟
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北
向自御史位以下與國學同太公儀同國學設從享官七品以上位國學則館官位太公儀設廟官位於樂
懸之東當執事西南向監官學官位於樂懸之西當宮
官東向國學則設學官位於懸西當館官東向太公廟設廟官位同設學生位於宮官監官學
官之後俱重行北上國學學生位於學官館官後有觀者於南門內道左右相對為首太公無學生設門外
位為亞獻終獻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後每等
異位俱北向西上國學設三獻門外位如常儀太公儀與國學同監官學官位於獻官
東南國學則館官學官位太公儀廟官位從享官位於學官之東俱重行北面
以西為上設酒樽之位於廟堂之上先聖犧樽二象樽
二山罍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犧樽二象樽二山罍二

在先聖酒樽之東俱西上樽皆加勺畢有坫以置爵其先師之爵同置於一坫太公及留侯同上洗設
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
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樽疊篚者各位於樽疊篚
之後設幣篚二各於樽坫之所典設郎設皇太子座於
學堂之上東壁下西向監司設講榻於北壁下南向又
設執讀者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守宮設太傅少傅
座於皇太子西北南面東上若有令詹事以下坐則設坐於皇太子西南北向東上侍講者座
於執讀西北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西三館學官非侍講者座於侍講
者之西皆北面東上若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設座
於侍講之北南面東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近南北
面設脫履席於西階之南東向掌儀設版位宮官七品
以上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執經侍講等於西階西南監
官及學官非侍講者於侍講者之後若有上臺三品以

上觀講者位於執經之北少退重行皆東面北上學生
分位於宮官學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設掌儀位於宮
官西北贊者二人在南皆西向國學無設皇太子座下至此儀 帥齋郎以樽坳壘洗篚幕入設於位升堂者自東階 謁者引祭酒
司業詣廚視濯漑凡導引者每一曲一盞巡 贊引引御史詣廚省
饌具司業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 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
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牲用太牢二正座及先師首
俎皆升右胖十一體左正明以下折分餘體升之國學太公並同 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廟司
各服其服升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國學設神座於廟室內西
盛開東向太公儀拂神幄又於堂外之東至陳而北東向南上 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國學儀其七十二弟子名已具歷代祀先
儒篇太公儀無先聖神座以下至此

出宮

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宮
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
重明門外奉禮設從享宮官位於東宮朝堂如常文武
宮臣七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公服諸衛率各
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
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 俱詣閣奉迎僕進輅
車於西閣外南向若須乘輦則聽臨時進止 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車前北
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
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著具服遠
遊冠乘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轡皇太子
升車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儀中允進當車
前跪奏稱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當車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 車
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車而趨出重明門至

五禮要卷之二十七 祭先聖先師

定

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庶子以下夾侍於車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內率升訖中允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車動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不鳴鼓吹從享宮臣乘馬陪從如常儀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衿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樽壘及幣儀樽實以醴齊象樽實以盎齊山壘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樽其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籩豆簠簋俎等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樽壘篚幕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

贊引引御史太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國學掃除於下

訖引就位謁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學生就門內位太公儀無學生位餘同國學

皇太子將至謁者贊引

引享官及從享學官等俱就門外位學生皆入就門內

位皇太子至廟門外迴車南向內率降立於車右左庶

子進當車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車俛伏興還

侍位皇太子降車乘輿之便次侍衛如常郊社令以祝

版進皇太子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國學無皇太子

將至以下至此儀太公並同

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引享官宮官就門外位

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國學無謁者以下

下儀太公同

太常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闕

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坐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祭酒入就位立

定奉禮曰再拜祭酒再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階升堂

行埽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還本位初祭酒行樂

懸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及陪祭之官次入就位國學則謁者引司業

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便次侍衛如常儀率更令

引皇太子至廟東門中允進笏皇太子執笏近侍者從

入如常儀皇太子至版位每立定率更令進立於左向西向立

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

者及學生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率更令前啟有司謹具請行事

退復位國學初司業行埽除訖謁者贊引各引亭官以下學官以上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及學生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

進祭酒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無停便次以協律郎跪俛伏舉

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鼓祝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

各跪取幣於篚立於樽所率更令引皇太子永和之樂

作皇太子每行皆作永仰之樂國學引祭酒升東階無樂下階此太公廟謁者引初獻官皇太子自東階升左庶子

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皇太子升堂進先聖

神座前西向立樂止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

北向進皇太子搢笏受幣每受物搢笏奠訖執笏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

以南呂之均率更令引皇太子進西面跪奠於先聖神

座前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再拜訖率更

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立又太祝以幣授左

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進皇太子受幣率更令引皇太

子進北向跪奠於先師首座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

少退北向再拜登歌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

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各奉毛血
之豆立東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升自東階太祝
迎取於階上進奠於先聖及先師首座前太祝與祝史
退立於樽所初皇太子既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
饌陳於東門之外初皇太子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
入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階樂止祝史各
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饌升太祝迎引於階
上各設於神座前邊豆蓋釋先徹乃升盥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
復位太祝還樽所率更令引皇太子詣盥洗樂作皇太
子至盥洗樂止左庶子跪取匱盥沃水又左庶子跪取
盤盥承水皇太子盥手中允跪取巾於匱興進皇太子
悅手訖中允受巾跪奠於匱遂取爵於匱興進皇太子
受爵左庶子酌盥水又左庶子奉盤皇太子洗爵中允

又授巾皆如初皇太子拭爵訖左庶子奠盤匱中允受
巾奠於匱皆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升自
東階樂止詣先聖酒樽所執樽者舉冪左庶子贊酌醴
齊訖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
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
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
日子皇太子某國學則云開元神武皇帝謹遣祭酒某封姓名下同太公儀云謹遣某官某封敢昭告於先
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
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
幣犧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
配座尚饗訖興太公祝云爰定六韜載成七德功業昭著生靈攸仰俾茲末學克奉舊章謹以張留侯等配皇太子
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
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先師酒樽所

執樽者舉冪左庶子取爵於坫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贊酌醴齊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樂止皇太子

奠首座爵餘座皆齊郎助奠引酒次而畢其亞獻終獻齊郎助奠亦如之太祝持版進於先師神座之左

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

敬修釋奠於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德冠四

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

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齊太公配座張留侯等祝云惟子等宣揚武教光贊輯鈴大濟生靈貽範千載云云

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

興還樽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東序

西向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樽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

持爵授左庶子左庶子奉爵北向進皇太子再拜受爵

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先

聖及先師神座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一骨加於俎又以籩豆

取稷黍飯與以胙肉各共置一俎上又以飯共置一籩

太祝以飯籩授左庶子左庶子奉飯北向進皇太子受

以授左右太祝又以俎授左庶子左庶子以次奉進皇

太子每受以授左右訖皇太子跪取爵遂飲卒爵左庶

子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太子俛伏興

再拜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降自東階還

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祝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敵

樂止武舞入鼓祝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敵樂止初皇太

子將復位謁者引國子祭酒國學謁者引司業下做此太公儀引亞獻詣罍洗盥手

洗爵訖謁者引祭酒升自東階詣先聖酒樽所執樽者

舉冪祭酒酌盞齊訖武舞作謁者引祭酒進先聖神座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祭先聖先師

三

前西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祭酒詣先師酒樽所取爵於坵執樽者舉冪祭酒酌盃齊謁者引祭酒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序西向立太祝各以爵酌鬯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祭酒之左北向立祭酒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坵祭酒興再拜謁者引祭酒降復位初祭酒獻將畢謁者引司業國學謁者引博士下詣壘洗洗訖升酌盃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司業降復位武舞止太祝等各進跪徹豆興還樽所徹者邊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率更令前啟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國學無率更令至再拜太公儀同國學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樂一成止率更

令前啟請就望瘞位率更令引皇太子就望瘞位西向

立國學謁者引祭酒太公儀同初獻奉禮帥贊者轉就瘞坎東北向初在位者

將拜大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以篚取幣降自西階詣瘞坎以幣置於坎訖奉禮曰可瘞坎東西廂各四人真

土半坎率更令前啟禮畢國學太公儀同初獻之左白云率更令引皇太子

出門還便次樂作國學謁者遂引祭酒出無率更令下至樂作太公儀同皇太子出門樂止

中允進受笏侍衛如常儀國學無皇太子出門等儀太公儀同謁者贊引各引亞

獻以下以次出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

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

下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學生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坊

諸州釋奠於孔宣父縣釋奠附

前享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放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

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

日於享所

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若刺史上佐有故並以次差攝博士有故取參軍以上攝縣丞為亞獻及簿尉通為終獻縣令有故並以次差

充當縣闕則差比縣及州官替充

其日助教及諸學生皆清齋於學館一宿前

享二日本司埽除內外又為瘞坎於院內堂之壬地方

深取足容物南出階本司設刺史以下次於門外隨地

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司設三獻位

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

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埒西向設助

教位縣學官位下倣此於西階西南掌事學生位於助教之後俱

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贊

唱位於瘞坎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

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祭器之數與

祭社同掌事者以罇埽升設於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

之罇在西先師之罇在東俱西上皆加勺幕先聖爵一

配座爵四各置於埽設幣篚於罇所設洗直東榮南北

以堂深疊水在洗東加勺幕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

二於篚加幕執罇疊洗篚者各位於罇疊洗之後享日

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其實與祭社同本司帥掌事

者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座於先

聖神座東北南向席皆以莞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助

教儒服學生青衿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疊及幣每座二

一實元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禮神之幣用帛各長丈八尺祝版各置於埽贊唱者先入就位

祝二人與執罇疊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

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疊篚者各就位祝升

自東階行埽除訖降自東階各還齋所刺史將至贊禮

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生竝入就門內位

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縣令贊禮者引下倣此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入

升自東階各立於罇後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
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參軍事退位立於左贊
禮皆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
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北面白請
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取
以興奠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參軍事引刺
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幣北向授刺
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於先聖神座前興
少退西向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師神座前北向
立又祝以幣西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北向
跪奠於先師神座前興少退北向再拜參軍事引刺史
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
神座前邊豆蓋器先徹乃升簋簠既奠卻其蓋於下邊居右豆凡設訖本司

與執饌者降出祝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詣罇洗執蠶
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
巾於篚興進刺史悅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
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蠶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
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槃者
跪奠槃興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
罇者舉罇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
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
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縣令下具官
姓名敢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
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來學
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
薦以先師顏子配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

神座興還樽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樽
所取爵於坵執樽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
詣先師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
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爰
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於先師顏子惟子庶幾
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壹奧謹以制幣牲齊粢
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訖參
軍事引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樽所刺史拜訖參軍
事引刺史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
一太祝持一爵進刺史之左北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
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進俎跪減先聖
先師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
飯共置一籩祝興先以飯進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刺史

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坵刺史興再拜參軍

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

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亦不受胙訖降復位

亞獻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洗升獻如亞獻之儀

訖復位自此下至攝祝版如祭社儀唯祝取幣降西階為異

舊唐書禮儀志二十六年正月敕諸州鄉貢見訖令引

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疑義有司設食

宏文崇文兩館學生及監內得舉人亦聽預焉其日祀

先聖已下如釋奠之禮青宮五品以下及朝集使就監

觀禮遂為常式

二十七年制曰宏我王化在乎儒術孰能發揮此道啟
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
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

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於今受其賜不其猗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纔列陪臣棲遲旅人國可知矣年祀寢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朕以薄德祇應寶命思闡文明光被華夏時則異於今古情每重於師資旣行其教合旌厥德爰申盛禮載表徽猷夫子旣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應緣冊及祭所司速擇日併撰儀注進其文宣陵併舊宅立廟量加人灑埽用展誠敬其後嗣可爲文宣公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禮經苟非得所何以示則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旣有殊坐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成式自今已後兩京國子監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東西列侍天下諸州亦準此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

包夫眾美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旣云亞聖須優其秩可贈克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可贈鄆侯冉仲弓可贈薛侯冉子有可贈徐侯仲子路可贈衛侯宰子我可贈齊侯端木子貢可贈黎侯言子游可贈吳侯卜子夏可贈魏侯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頃雖異於十哲終或殊於等倫允稽先旨俾循舊位庶乎禮得其序人焉式瞻宗洙泗之丕烈重膠庠之雅範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爲伯於是正宣父坐於南面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遣尙書左丞相裴耀卿就國子廟冊贈文宣王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儀公卿以下預觀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就東都廟以行冊禮自是始用宮懸之樂春秋二仲上丁令三

公攝行事

唐書禮樂志開元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
文宣王遣三公持節冊命以其嗣為文宣公任州長史
代代勿絕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貞
觀中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
州縣夫子始皆南向以顏淵配贈諸弟子爵公侯子淵
充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
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又贈曾參
以降六十七人參成伯顓孫師陳伯澹臺滅明江伯宓
子賤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邾伯公皙哀
郈伯曾點宿伯顏路杞伯商瞿蒙伯高柴其伯漆雕開
滕伯公伯寮任伯司馬牛向伯樊遲樊伯有若卜伯公
西赤邵伯巫馬期郈伯梁鱣梁伯顏辛蕭伯冉儒郈伯

曹卹豐伯伯虔鄒伯公孫龍黃伯冉季產東平伯秦子
南少梁伯漆雕斂武城伯顏子驕琅邪伯漆雕徒父須
句伯壤駟赤北徵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伯任不
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牟伯后處營丘伯
秦開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襄臨沂
伯鄆單銅鞮伯句井彊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秦商上
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子之期思伯榮子旗雩婁伯縣
成鉅野伯左人郟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子徒滎陽伯
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濇于伯
顏之僕東武伯原亢籍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潔莒父
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瑕丘伯狄黑臨濟伯邾巽平陸
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與如重丘伯公西葳祝阿伯於是
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宮懸舞六佾矣州縣之牲以少牢

而無樂

文獻通考又載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衮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馬氏端臨曰孔子弟子姓名之可考者史記家語所載併十哲共七十七人內公伯寮秦商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直三人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竝七十七人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枏琴牢琴張六人若以爲七十二賢在十哲之外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然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

後之不竝世又史稱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及反魯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稱以夫子則尊之者如此然則瑗雖賢蓋非門弟子之列也

姚氏燧曰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於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

邱氏濬曰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

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宣謚法之美者
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
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
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
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
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
輕重哉

中春中秋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上戊國學
以祭酒司業博士三獻樂以軒縣前享一日奉禮郎設
三獻位於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皆西向北上
學官館官位於懸東當執事西南西向學生位於館官
之後皆重行北上觀者位於南門之內道之左右重行
北面相對爲首設三獻門外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
位於其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館官學官位於三獻東
南北向西上設先聖神座於廟室內西楹間東向先師
於先聖東北南向其餘弟子及二十一賢以次東陳南
向西上其餘皆如常祀

開元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若會大
祀則用仲丁州縣之祭上丁

唐李觀天寶十年祭文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
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
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
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笑不及其身四時
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
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
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

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喧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焉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烝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耶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生實

陪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負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沖沖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上元元年肅宗以歲旱罷中小祠而文宣之祭至仲秋猶祀之於太學

舊唐書代宗本紀永泰二年二月丁亥朔釋奠於國學賜宰臣百官餐錢八月丁亥國子監釋奠復用牲牢

上元二年詔諸祠獻熟至是魚朝恩請復舊制

禮儀志永泰二年二月上丁釋奠肅宗奏諸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官六軍軍將就國子學聽講論

賜錢五百貫令京兆尹黎幹造食集諸儒道僧質問竟日此禮久廢一朝能舉八月國子學成四日釋奠宰相常參官軍將盡會於講堂京兆府置食講論軍容使魚朝恩說易又於講論堂畫周易鏡圖自至德二年收兩京惟元正含元殿受朝賀設宮懸之樂雖郊廟大祭祇有登歌樂亦無文武二舞其時軍容使魚朝恩知監事廟廷乃具宮懸之學於講堂前又有教坊樂府雜伎竟日而罷册府元龜大曆三年八月丁未釋奠於文宣王廟禮畢內侍魚朝恩及宰臣文武百官咸詣國子監觀講論有司陳饌詔遣中使賜酒及三勸獎四月丁未釋奠於文宣王許百僚詣國學觀講論貞元二年二月丁卯有司釋奠於文宣王廟自宰臣以

下畢集於國學學官升講座陳五經大旨先聖之道唐書禮樂志貞元九年季冬貢舉人謁先師日與親享廟同有司言上下釋奠與大祠同卽用仲丁乃更用日謁於學

舊唐書歸崇敬傳崇敬議每年春秋二時釋奠文宣王祝版御署訖北面揖臣以爲禮太重謹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而立今署祝版伏請準武王東面之禮輕重庶得其中

文獻通考憲宗時夔州刺史劉禹錫常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湮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

振病無貲以給之也凡學官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
辟雍頌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
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
孝惠高后闕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元成遂議
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
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
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令教令墮靡而以非禮之祀媚
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
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修孔子廟兗州後
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佗如立社元宗
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
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著爲令遂
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

縣歲費凡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館妻子於學
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
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舉半
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
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
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
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
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
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
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
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
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

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

唐書曹華傳華惡沂地褊請治寬許之自李正己盜

齊魯俗益汙鶩華下令曰鄒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民乃知教

皮日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嗚呼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冊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八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至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

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吾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漓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如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以日休度之設使公生於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然國家以二十一賢者代用其書垂於國胄竝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者則典禮未爲備也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

右唐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元年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崔稅奏臣伏見開元五年敕每年貢舉人見訖宜引就國子監謁先聖先師學者謂之開講質疑義所司設食其監內得舉人亦準此例其日清晨官五品已上併朝集使竝往觀禮永爲常式自經多故其禮久廢請再舉行從之

文獻通考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於文宣王以克公顏子配座以閔

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賢圖形於四壁面
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準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
賢畫像前面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中書帖太常禮院
檢討禮例分析申者今禮院檢郊祀錄釋奠文宣王竝
中祠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見今行釋奠之禮伏自
喪亂以來廢祭四壁英賢今準帖爲國子博士蔡同文
所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各設一豆一爵祀享當司詳
郊祀錄文宣王從祀諸座各邊二實以粟黃牛脯豆二
實以葵菹鹿醢簋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禮文所
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者奉敕其文宣王廟四壁英
賢自此每釋奠宜準郊祀錄各陳脯醢等諸物以祭

右五代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七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督學都御史桐城方觀衆同訂

古禮一百十八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昌晉

嘉興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祭先聖先師

宋會要建隆元年二月太祖幸國子監詔加飾祠宇及
塑繪先聖先師之像

宋史禮志至聖文宣王唐開元末升爲中祠設從祀禮
令攝三公行事宋梁喪亂從祀遂廢後唐長興二年仍
復從祀周顯德二年別營國子監置學舍宋因增修之
塑先聖亞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
於東西廡之木壁太祖親撰先聖亞聖贊十哲以下命
文臣分贊之

太祖本紀建隆二年十一月己巳幸國子監
三年春正月癸未幸國子監 二月丙辰復幸國子監
禮志其謁先師之禮建隆二年禮院準禮部貢院移自
後諸州府貢舉人十一月朔日正衙見訖擇日謁先師
遂爲常禮

建隆中凡三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壬子幸國子監

端拱元年八月庚辰幸太學令博士李覺講易賜帛

淳化五年十一月丙寅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緋魚因

幸武成王廟復幸國子監令奭講尚書賜以束帛

禮志太宗亦三謁廟詔繪三禮器物制度于國學講論

堂木壁又命河南府建國子監文宣王廟置官講說及

賜九經書

闕里志淳化四年從監庫使臣請宣聖廟六衙朔望
焚香

景德三年大學士王欽若奏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

王廟摧毀處量爲修葺仍令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

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內居住

其釋奠之禮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禮院李維言開寶通

禮諸州釋奠并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官齋於公館祭

日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今諸州長吏

不親行祀非尊師重教之道詔太常禮院檢討以聞案

五禮精義州縣釋奠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

博士縣主簿終獻有故以次官攝之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戊午加諡孔子曰元
聖文宣王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壬辰詔立曲阜縣孔子廟學舍五月乙卯追封孔子弟子七十二人秋七月戊寅詔孔子廟配享魯史左邱明等十九人加封爵

禮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詔追封十哲為公七十二弟子為侯先儒為伯或贈官親製元聖文宣王贊命宰相等撰顏子以下贊留親奠祭器于廟中從官立石刻名

文獻通考詔追封孔子弟子充公顏回充國公費侯閔損琅琊公鄆侯冉耕東平公薛侯冉雍下邳公齊侯宰子臨淄公黎侯端木賜黎陽公徐侯冉求彭城公衛侯仲由河內公吳侯言偃丹陽公魏侯卜商河東公邴伯曾參瑕邱侯陳伯顓孫師宛邱侯江伯澹臺滅明金鄉侯單伯宓不齊單父侯原伯原憲任城侯莒伯公冶長

高密侯鄒伯南宮縉龔邱侯邾伯公皙哀北海侯宿伯曾點萊蕪侯杞伯顏無繇曲阜侯蒙伯商瞿須昌侯其伯高柴其城侯滕伯漆雕開平輿侯任伯公伯寮壽張侯向伯司馬耕楚邱侯樊伯樊須益都侯郈伯公西赤鉅野侯卞伯有若平陰侯鄆伯巫馬期東阿侯穎伯陳亢南頓侯梁伯梁鱸千乘侯蕭伯顏辛陽穀侯紀伯冉儒臨沂侯東平伯冉季諸城侯聊伯伯虔沐陽侯黃伯公孫龍枝江侯彭衙伯秦甯新息侯少梁伯秦商鄆城侯武城伯漆雕哆濮陽侯琅琊伯顏驕雷澤侯須句伯漆雕徒父高苑侯北徵伯壤駟赤上邳侯清河伯林放長山侯睢陽伯商澤鄒平侯石邑伯石作蜀成紀侯任城伯任不齊當陽侯魯伯申棖文登侯東牟伯公良孺牟平侯曹伯曹邨上蔡侯下邳伯奚容箴濟陽侯淇陽

伯句并疆淦陽侯邵陵伯申黨淄川侯期思伯公祖句
 茲卽墨侯雱婁伯榮期猷次侯鉅野伯縣成武城侯臨
 淄伯左人郢南華侯漁陽伯燕伋沂源侯滎陽伯鄭國
 胸山侯汧陽伯秦非華亭侯乘氏伯施之常臨濮侯朱
 虛伯顏膾濟陰侯淳于伯步叔乘博昌侯東武伯顏之
 僕寃句侯衛伯遠瑗內黃侯瑕邱伯叔仲會博平侯開
 陽伯顏何堂邑侯臨濟伯狄黑林慮侯平陸伯邽高
 堂侯汶陽伯孔忠鄆城侯重邱伯公西輿如臨胸侯祝
 阿伯公西葳徐城侯南陵伯琴張頓邱侯
 又詔封元聖文宣王廟配饗先魯史左邱明瑕邱伯齊
 人公羊高臨淄伯魯人穀梁赤龔邱伯秦博士伏勝乘
 氏伯漢博士高堂生萊蕪伯九江太守戴聖楚邱伯河
 開博士毛萇樂壽伯臨淮太守孔安國曲阜伯中壘校

尉劉向彭城伯後漢大司農鄭眾中牟伯河南杜子春
 緱氏伯南郡太守馬融扶風伯北中郎將盧植良鄉伯
 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九江太守服虔滎陽伯侍中賈
 逵岐陽伯諫議大夫何休任城伯魏衛將軍太常蘭陵
 亭侯王肅贈司空尚書郎王弼封偃師伯晉鎮南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杜預贈司徒豫章太守范甯
 封鉅野伯命三司使兩制待制館閣官作贊
 玉海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庚辰詔文宣王廟木主易以
 玉賜桓圭一五月乙卯朔詔追封顏回兗國公至卜商
 河東公會參瑕邱侯至琴張頓邱侯詔曰四科鉅賢竝
 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令中書門下及兩制館閣
 分撰贊命王旦撰顏子贊初帝覽崇文院檢定七十二
 弟子案史記唐會要凡七十七人今曲阜廟唯七十二

人帝曰何故不同王旦言國學七十二弟子經太祖定議曲阜準國學畫像七月戊寅詔封左邱明至范甯二十一一人皆為伯贈王肅司空杜預司徒命羣臣為贊曲阜縣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顏子為兗國公詔曰朕乃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寵章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元聖之名冀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于四科鉅賢竝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仍命寮案分紀遺烈式書褒揚之旨庶幾善誘之方宜令中書樞密院三司兩制口郎待制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六月丙辰頒天下釋奠先聖廟儀并祭器圖

禮志大中祥符三年判國子監孫奭言上丁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官兩員臨時通攝未副崇祀向學之意望自今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又命崇文院刊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之諸路

真宗本紀大中祥符四年五月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五年十二月壬申改諡元聖文宣王曰至聖文宣王禮志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先聖先師每坐酒尊一盞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尊皆加勺幕各置于坵中共二燭二爵共四坵有從祀之處諸坐各盞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燭一爵一

仁宗本紀天聖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孔子

玉海明道元年八月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

左邱明而下二十一人竝以本品衣冠圖之

文獻通考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宋史樂志景祐祭文宣王廟六首

迎神凝安 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

風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

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奠幣明安 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得而

名齊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成安 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

庠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飲福綏安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

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充國公配位酌獻成安此二曲 無疆之祀配侑可

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栗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

福令儀肅雍

送神凝安 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

能歆馨肸鬻迴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

陳氏樂書成周之制大胥春入學舍茶合舞秋頒學

合聲故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

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老

終之遂發詠焉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而已月令

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之於天下禮樂

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為主大有釋奠而以飲

為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天子講畢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回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架之樂然孔子人臣也用軒架足以為禮用宮架則過矣宮架天子之制備六律六呂如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架軒架諸侯之制三面懸去中呂蕤賓林鐘缺其一面如軒車之有藩故謂之軒架圖見樂書聖朝春秋上丁釋奠于東序上戊釋奠于西序並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判架只東西兩面懸而已南北皆缺又去黃鐘大呂應鐘也抑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釐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天下實聖朝急務也

仁宗本紀慶曆四年五月壬申幸國子監謁孔子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禮志仁宗再幸國子監謁文宣王廟皆再拜焉

宋歐陽修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祀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于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于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

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
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
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
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
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
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
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
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
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
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
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
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人多不能習至其臨
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

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于今八十
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
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
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
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
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
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
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尊爵簋簋凡若
于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
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
認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愛日齋叢抄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陽公
記襄州穀城縣夫子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

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余讀其文因考之禮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于先聖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見王制凡皆言釋奠而釋奠必于學春官大祝大會同皆造於太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禰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饋獸舍奠於祖禰亦云舍奠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

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見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莫不於學士昏禮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春官筮人乃舍萌于四方以禳惡夢注謂猶釋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氏以釋菜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爲釋菜奠幣孔氏以爲直奠置于物方氏以爲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以菜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爲言停停饌具而已又案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爲舞者皆持芬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于君以雉爲贄見于師以采爲贄菜直爲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

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菜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飾也元謂舍卽釋也采讀爲菜蘋蘩之屬呂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于前以贄神采菜兩音而異義其說惟議禮之家有以折衷也

邱氏濬曰案修之記作于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至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故耳非古樂也吁禮廢羊存雖曰不合於古豈不勝於無哉方今

聖明在上必有當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禮復古之樂政有望於今日

熙甯五年國子監言舊例遇貢舉歲禮部貢院集諸州府所貢第一人謁奠先聖如春秋釋奠儀况春秋自有釋奠禮請罷貢舉人謁奠

蕙田案此罷貢舉人釋奠

文獻通考熙甯八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言本監宣聖神像舊用冕服九旒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並用朝服檢會唐開元中尊孔子爲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詳此則孔子之冕宜用天子之制十二旒孔子旣用冕旒則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各依本爵用冕服今來所修殿屋已成見裝飾塑像欲乞改正下太常禮院詳定禮院檢會國朝文宣王廟自建

隆三年詔廟門準儀制令立戟十六枝用正一品之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縣文宣王廟桓圭一從上公之制冕九旒服九章按衣服今王爵之服春秋釋奠則用中祠皆今朝之制也其兗國公顏子等皆以本朝郡國縣封爵緣古今禮制不一難以追用周之冕服宜如舊制依官品衣服令文宣王冕用九旒顏子以下各依郡國縣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

神宗本紀元豐六年冬十月戊子封孟軻爲鄒國公禮志熙甯七年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以爲非是而止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請以顏回爲兗國公毋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

騫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禮志熙甯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三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準熙甯祀儀詔封孟軻鄒國公神宗本紀元豐七年五月壬戌以孟軻配食文宣王封荀況揚雄韓愈爲伯並從祀

禮志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與顏子並配議者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官言唐貞觀以漢伏勝高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同時孟子于孔門當在顏子之列至于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以孟子配食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

從祀于左邱明二十一賢之間自國子監及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兗國公仍繪荀況等像于從祀荀況左邱明下揚雄劉向下韓愈范甯下冠服各從封爵詔如禮部議荀況封蘭陵伯揚雄封成都伯韓愈封昌黎伯令學士院撰贊文又詔太常寺修四孟釋菜儀邱氏濬曰案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邱明二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況三人者從祀日知錄顧氏炎武曰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農也桑之祭先蠶也學之祭先師也一也舊唐書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詔以左邱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于太學並令配享宣尼廟堂蓋所以報其傳註之功迄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謂得古人敬學尊師之意者矣神宗

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此三人之書雖有合于聖人而無傳註之功不當祀也祀之者為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

觀承案日知錄之論雖亦有見然荀況揚雄之於韓子可若是班乎且但知貴詁經之力而不知尊任道之功所見膚矣

哲宗本紀元祐六年冬十月庚午幸國子監賜祭酒豐稷三品服監學官賜帛有差

禮志元祐六年幸太學先詣國子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

徽宗本紀崇甯元年二月庚戌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畢仲游傳仲游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

皆爵命于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

禮志崇甯時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詔古者學必祭先師況都城近郊大闢黌舍聚四方之士多且數千宜建文宣王廟以便薦獻

文獻通考崇甯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面若兩位亦為一列以北為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而下從享位次為圖頒示天下從之

宋史徽宗本紀崇甯三年六月癸酉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

禮志詔王安石可配孔子廟位於鄒國公之次

文獻通考令國子監圖其像頒之天下

崇甯三年國子監丞趙子欒言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衮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十二子易以周之冕服又詔辟雍文宣王殿以大成為名帝幸國子監謁文宣王殿皆再拜行酌獻禮遣官分奠兗國公而下國子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與從祀之人當從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衮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衮公服也達於上鄭氏謂公衮無升龍誤矣考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師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考正先聖之冕服于是增文宣王冕為十

有二旒

崇甯儀禮局言太學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至于郡邑則用常服望命有司降祭服于州縣凡獻官祝禮各服其服以盡事神之儀詔以衣服制度頒使州縣自造焉

邱氏濬曰案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初大司成強淵明言考之禮經士始入學有釋菜之儀請自今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其儀獻官一員以丞或博士分奠官八員以博士正錄大祝一員以正錄應祀官前釋菜一日赴學各宿其次至日詣文宣王殿常服行禮貢士初入學者陪位于庭其他亦略倣釋奠之儀
大觀二年從通仕郎侯孟請繪子思像從祀於左邱明

二十四賢之間

徽宗本紀大觀三年十一月丁未詔算學以黃帝為先師風后等八人配享巫咸等七十人從祀

禮志時又有算學大觀三年禮部太常寺請以文宣王為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自昔著名算數者畫像兩廡請加賜五等爵隨所封以定其服于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算學封風后上谷公箕子遼東公周大夫商高郁夷公大撓涿鹿公隸首陽周公容成平都公常儀原都公鬼俞區宜都公商巫咸河東公晉史蘇晉陽伯秦卜徒父潁陽伯晉卜偃平陽伯魯梓慎汝陽伯晉史趙高都伯魯卜楚邱昌衍伯鄭裨竈滎陽伯趙史墨易陽伯周榮方美陽伯齊甘德菑川伯魏石申隆慮伯漢鮮于妄人清泉伯耿壽昌安定伯夏侯勝任城

伯京房樂平伯翼奉良城伯李尋平陵伯張衡西鄂伯
周興慎陽伯單颺湖陸伯樊英魯陽伯晉郭璞聞喜伯
宋何承天昌盧伯北齊宋景業廣宗伯隋蕭吉臨湘伯
臨孝恭新豐伯張胄元東光伯周王朴東平伯漢鄧平
新野子劉洪蒙陰子魏管輅平原子吳趙逵穀城子宋
祖冲之范陽子後魏商紹長樂子北齊信都芳樂城子
許遵高陽子隋耿詢湖孰子劉焯昌亭子劉炫景城子
唐傅仁均博平子王孝過介休子瞿曇羅居延子李涪
風昌樂子王希明瑯琊子李鼎祚贊皇子邊岡成安子
漢郎顛觀陽子襄楷隰陰子司馬季主夏陽男落下閔
閻中男嚴君平廣都男魏劉徽淄鄉男晉姜岌成紀男
張邱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後周甄鸞無極男隋盧
大翼成平男尋詔以黃帝爲先師禮部員外郎吳時言

書畫之學教養生徒使知以孔子爲師此道德之所以
一也若每學建立殿宇則配食從祀難於其人請春秋
釋奠止令書畫博士量率執事生員陪預執事庶使知
所宗師醫學亦準此詔皆從之

蕙田案算學小道乃以歸功黃帝而報之又
廣羅星卜藝術之人以爲從祀而又濫加封
爵濫矣

樂志大觀三年釋奠六首

迎神凝安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于萬
年峩峩膠庠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于始
升殿同安 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溫良恭儉惟神惟
明我潔尊罍陳茲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
奠幣明安 於論鼓鐘于茲西雍粢盛肥碩有顯其

容其容洋洋成瞻像設幣以達誠歆我明潔
酌獻成安 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糠粃素王之
風碩兮斯牲芬兮斯酒綏我無疆與天為久
配位酌獻成安 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王承祀涓
辰惟丁于牲于醑其從予享與聖為徒其德不爽
送神凝安 肅莊紳綉吉調牲犧於皇明祀薦登惟
時神之來兮胥蠻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貽

大晟府擬撰釋奠十四首

迎神凝安黃鐘為宮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
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盛
容

大呂為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
時維茲初丁潔我盛粢永適其道萬世之師

太簇為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

然時維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應鐘為羽 聖王生知闡迺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

垂良日維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

初獻盥洗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

日惟丁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殿同安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于民實千萬

世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秩祀

奠幣明安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

聖粢幣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奉俎豐安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窮其興萬
世既潔斯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文宣王位酌獻成安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

崇時祀無斃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充國公位酌獻成安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

鄒國公位酌獻成安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命 傳人知趨正與享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

亞終獻用文安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甯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噫成禮

徹豆娛安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疑安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

雍歆茲惟馨颺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文獻通考大觀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如王者之制 議禮局言文宣王自開元追諡

之初則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樂用宮架其禮制蓋嘗增崇矣國朝會要國子監神像舊用冕九旒服九

章而不載其更易之端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監司業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圖繪頒之天

下郡邑其執圭立戟乞並從王者制度從之 宋史禮志議禮局言建隆三年詔國子監廟門立戟十

六用正一品禮大中祥符二年賜曲阜廟桓圭從上公之制又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

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四十二人姓名僅存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

室者案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鄒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潔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于祀典請追贈侯爵使預祭享詔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侯顏祖富陽侯鄒單聊城侯罕父黑祈鄉侯秦商馮翊侯原抗樂平侯樂欬建成侯廉潔胙城侯又詔改封曾參武城侯顓孫師穎川侯南宮縚汶陽侯司馬耕睢陽侯琴張陽平侯左邱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聖考城伯以所封犯先聖諱也

徽宗本紀政和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配享文宣王廟

禮志政和三年詔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安石子雱臨川伯從祀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兗國公顏回鄒國公孟軻舒王王安石配饗殿上瑯琊公閔損東平公冉耕下邳公冉雍臨淄公宰子黎陽公端木賜並西向彭城公冉求河內公仲由丹陽公言偃河東公卜商武城侯曾參並東向東廡穎川侯顓孫師以下至成都伯揚雄四十九人並西向西廡長山侯林放以下至臨川伯王雱四十八人並東向頌辟雍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

五年太常等言兗州鄒縣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

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
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益成括萊陽伯季孫豐
城伯子叔承陽伯大晟樂成詔下國子學選諸生肄習
上丁釋奠奏于堂上以祠先聖

輟耕錄宋黃震云往歲顏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
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聞
太學博士陸鵬舉云初制顏孟配享左顏而右孟熙
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為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
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婿
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顏
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而
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厭顏子漸次而
升為代先聖張本

玉海政和六年閏正月二日詔高麗受學者元日隨貢
士釋菜

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四年三月辛酉幸秘書省遂幸太
學賜秘書少監翁彥深王時雍國子祭酒韋壽隆司業
權邦彥章服館職學官諸生恩錫有差

闕里志宣和四年車駕幸太學奠謁先聖
宋史欽宗本紀靖康元年五月戊辰罷王安石配饗孔
子廟庭

禮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
請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
為學者之惑詔降安石從祀廟庭尚書傅墨卿言釋奠
禮饌宜依元豐祀儀陳設其五禮新儀勿復遵用
楊時傳時以諫議大夫兼國子祭酒上言蔡京用事

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揮塵前錄崇寧中以王荆公配宣聖亞充公而居鄒公之上故遷鄒于充之次而虛右雖後來重建者舉皆沿襲而竟不能革也
容齋隨筆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于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庶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竝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于禮于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高宗本紀紹興十年秋七月甲子以釋奠文宣王為大祀

玉海紹興十年七月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為大祀用王普請也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二其禮如社稷又在京為大祀州縣為中祀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十四年三月己巳幸太學禮志紹興十三年七月國學大成殿告成奉安廟像明年二月國子司業高閎請幸學上從之詔略曰偃革息民恢儒建學聲明不闡輪奐一新請幸方堅理宜從欲將款謁于先聖仍備舉于舊章三月上服鞞袍乘輦入監止輦于大成殿門外入幄羣臣列班于庭帝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羣臣皆再拜上降入幄分奠從祀如常儀尚舍先設次于崇化堂之後及堂上之中南向設御坐閣門設羣臣班于堂下如月朔視朝之儀宰輔從臣次于中門之外上乘輦幸太學降輦于

堂入次更衣講官入就堂下講位北向執經官學生皆
立于堂下東西相向帝出次升御座羣臣起居如儀乃
命三公宰輔以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講書及執
經官北面起居再拜皆命之升立于御坐左右學生北
面再拜分立兩廡北上內侍進書案牙籤以經授執經
官賜三公宰輔以下坐講畢羣臣皆起降階東西相向
立執經官降講官進前致詞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
乃賜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于位後學生北面
再拜分立兩廡上下就坐賜茶畢三公以下降階學生
自兩廡降階北面再拜羣臣以次出上降坐還次乘輦
還宮特命禮部侍郎秦熹執經司業高閎講易之泰遂
幸養正持志二齋賜閱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
舉賜帛有差上既奠拜注視貌象翼翼欽慕覽唐明皇

及太祖眞宗徽宗所製贊文命有司悉取從祀諸贊皆
錄以進帝遂作先聖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灑翰
墨以方載之五月丙辰登之綵殿備儀衛作樂命監學
之臣自行宮北門迎置學宮揭之大成殿上及二廡序
日朕自睦鄰息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
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
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爲製贊用廣列聖
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之閒纓弁森森覃精繹思之
訓其於世道人心庶幾焉

蕙田案禮志云紹興十三年七月國學大成
殿告成明年二月國子司業高閎請幸學從
之高宗紀亦云十四年三月己巳幸太學而
通考乃云十三年恐傳寫之誤也

玉海乾道八年正月丙戌宰輔請討論上丁釋奠及太子入學之儀上曰文王世子篇載此甚詳梁克家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虞允文奏事備於禮經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

玉海淳熙三年趙粹中請削去王安石從祀

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四年二月乙亥幸太學祇謁先聖退御敦化堂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中庸

秋七月乙酉罷臨川伯王雱從祀

李燾傳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眾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

玉海淳熙七年二月十七日禮官言祥符閒頒下州縣祭器止有散尊與新儀不同乞除去兼政和之後配位

從祀神位升降及封爵不同慮州縣塑繪不一乞依國子監大成殿並兩廡從祀位數爵號姓名并尊器制度頒降從之

宋史胡安國傳安國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于荀揚韓氏

玉海紹熙元年十月知漳州朱熹條上釋奠禮儀數事

後不果行

朱子乞增修禮書狀伏見本軍昨準尙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考其閒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其閒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須至申聞者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案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有殿上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不委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行下然案祀令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羊一豕無緣可以遍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

數往往不能一一分獻其爲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許令州縣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熹又案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閒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尙仍舊文竊慮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台照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四爲二重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卽于正位酌尊之東著尊在前有坫加勺冪爲酌尊著尊一實明水爲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燹案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爲酌尊乃知正

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盞齊犧尊一實醴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一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幕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嘉案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于殿之前楹壇之南面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是太尊二為一行其南山尊二為一行又次南階下著尊二為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為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為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為三

行其南向者反此所謂西上者謂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

上者反此未委是否各乞討論并賜行下

宋子語類古人神位皆西坐東向故獻官皆西向拜而今皆南向了釋奠時獻官猶西向拜不知是如何若宣聖廟室則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卻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籩豆簋簋等陳于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復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卻乃陳籩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享始亦分位於先聖左右後來方竝坐於先聖之東西向孔子居中顏孟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卻方自西頭排起當初如此自升

曾子於殿上下面趨一位次序都亂了又云某經歷諸處州縣學都無一個合禮序開寶禮只是全錄開元禮易去帝號耳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且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配享只當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

蕙田案配享之位得朱子此論始定

文獻通考紹熙閒項安世爲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爲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皆西向則稽古尙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廟學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

之位也拂今之法戾古之意先師其不安于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甯處謹擇日奉安先師于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惟先師鑒之

朱子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熹恭覩崇甯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今案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爲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世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故有所取舍升黜于其閒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于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甯聖詔褒崇之意須至申聞者

玉海嘉定六年全州教授黃學行進歷代尊師本末
二卷載尊崇孔氏祭祀儀注配享從祀沿革升降之
因

宋史理宗本紀端平二年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
邵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
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于十哲

玉海禮部尙書李埴請子思升祀于堂列于十哲之間
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朕惟孔子之
道自孟軻以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
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
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
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
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

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
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庭黜之丙午封周
惇頤爲汝南伯張載鄒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戊
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威講禮記大
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錫帛有差制道統十
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禮志淳祐元年正月理宗幸太學詔以周惇頤張載程
顥程頤朱熹從祀

邱氏濬曰案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理宗本紀景定二年春正月丁丑命皇太子謁拜孔子
于太學 乙酉詔封張栻爲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從
祀孔子廟庭

禮志景定二年皇太子詣學請以張栻呂祖謙從祀從

之
王圻續通考景定二年詔皇太子謁孔子於太學手詔
略曰虎闢齒胃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
事我朝未嘗廢也然尊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
子謁拜焉太子既謁孔子還卽上奏曰臣恭奉聖旨擇
用正月十五日令臣謁拜先聖文宣王于太學臣仰體
聖心祇承嚴訓區區愚衷因而感發焉蓋先聖之道至
我朝盛時運際文明眞儒迭起而後有以續夫孟氏之
傳然其時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乾淳間文公臣朱熹
與宣公臣張栻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偲講磨如
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
於聖門中開邪說又幾晦蝕陛下聖德奮興罷斥詖邪
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淵

源而溯洙泗實萬世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
謙尙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從之

宋史度宗本紀咸淳三年春正月戊申帝詣太學謁孔
子行舍菜禮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顏孫師升十
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封新安伯禮部尙書陳宗
禮國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己酉執經官宗禮講經
官宜中各進一秩宜中賜紫章服諸齋長諭及起居學
生推恩有差

禮志咸淳三年詔封曾參邾國公孔伋沂國公配享先
聖封顏孫師陳國公升十哲位復以邵雍司馬光列從
祀其序充國公邾國公沂國公鄒國公居正位之東面
西向北上爲配位費公閔損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賜衛
公仲由魏公卜商居殿上東面西向北上鄆公冉耕齊

公宰予徐公冉求吳公言偃陳公顓孫師居殿上西面
東向北上為從祀東廡金鄉侯澹臺滅明任城侯原憲
汝陽侯南宮适萊蕪侯曾點須昌侯商瞿平輿侯漆雕
開睢陽侯司馬耕平陰侯有若東阿侯巫馬施陽穀侯
顏辛上蔡侯曹邴枝江侯公孫龍馮翊侯秦祖雷澤侯
顏高上邽侯壤駟赤成邑一作侯石作蜀鉅平侯公夏首
膠東侯后處濟陽侯奚容蒧富陽侯顏祖滏陽侯句井
疆鄆城侯秦商卽墨侯公祖句茲武城侯縣成沂源侯
燕伋宛句侯顏之僕建成侯樂欽堂邑侯顏何林慮侯
狄黑鄆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點臨濮侯施之常華亭
侯秦非文登侯申棖濟陰侯顏增泗水侯孔鯉蘭陵伯
荀況睢陽伯穀梁赤萊蕪伯高堂生樂壽伯毛萇彭城
伯劉向中牟伯鄭眾緱氏伯杜子春良鄉伯盧植滎陽

伯服虔司空王肅司徒杜預昌黎伯韓愈河南伯程顥
新安伯邵雍溫國公司馬光華陽伯張栻凡五十二人
並西向西廡單父侯宓不齊高密侯公冶長北海侯公
皙哀曲阜侯顏無繇其城侯高柴壽張侯公伯寮益都
侯樊須鉅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鱸臨沂侯冉孺洸陽
侯伯虔諸城侯冉季濮陽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
鄒平侯商澤當陽侯任不齊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
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鄭單祁鄉侯罕父黑淄川侯
申黨厭次侯榮旂南華侯左人郢胸山侯鄭國樂平侯
原亢肸城侯廉潔博平侯叔仲會高堂侯邽臨胸侯
公西輿如內黃侯蘧瑗長山侯林放南頓侯陳亢陽平
侯琴張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邱明臨淄伯公羊高
乘氏伯伏勝考城伯戴聖曲阜伯孔安國成都伯揚雄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祭先聖先師 定

岐陽伯賈逵扶風伯馬融高密伯鄭元任城伯何休偃
師伯王弼新野伯范甯汝南伯周惇頤伊陽伯程頤鄒
伯張載徽國公朱熹開封伯呂祖謙凡五十二人並東
向

邱氏濬曰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日知錄顧氏炎武曰周程張朱五子之從祀定於理
宗淳祐元年顏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於度宗咸淳
三年自此之後國無異論士無異習歷元至明先王
之統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又曰孟子言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尙已慈谿黃氏曰門人以有若之言行
氣象類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禮事之有若之所學

何如也曾子以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非有若之
所可繼而止之而非貶有若也有若雖不足以比孔
子而孔門之所推尙一時無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
升從祀以補十哲眾議必有若也祭酒爲書力詆有
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
子張據孟子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陸象山
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學問故嘗斥有子
孝弟之說爲支離奈何習其說者不察而剏攻之于
千載之下邪當時之論如此愚案論語首篇卽錄有
子之言者三而與曾子並稱曰子門人實欲以二子
接孔子之傳者傳記言孔子之卒哀公誄之有若之
喪悼公弔焉其爲魯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
宜釐正

觀承案咸淳之議十哲不補有子而升子張
顧氏此論可備參考

岳氏愧郊錄蘇文忠公集私試策問曰古者坐于席
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
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
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珂案今世國
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所
措設與前不殊私竊疑之慶元己未朱子熹始作白
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
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
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手上
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
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

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
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漢文
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于席管甯坐不箕股榻當
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自有少異處疑
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
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
居而傳以啟為跪爾雅以安為安而跪以為安定之
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安
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
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
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
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

何時而變而今人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
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
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略考禮如前云云又記
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
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
倣此以免于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
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爲恨也其後
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跪坐文翁
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据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
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
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倣文翁石像爲土偶以來而
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爲加跌也去年又屬蜀漕
楊玉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

其坐後兩蹠隱然見于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
者果爲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
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
載之謬爲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
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
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卽跪也
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
道也今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也然後古意遺像
粲然可考而知珂按符子曰太公釣于隱溪蹠而隱
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
白其跗觸崖若路此尤足以驗前說或謂國朝景靈
宮設塑像之制亦坐于椅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爲原
廟用時王之禮裊席器皿皆與今同則其爲像反不

五禮通考卷一百十八
當以泥古矣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廟得立
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其
宜以便宜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右宋

